

杨家将研究中的几个问题

顾全芳

无论在历史上,还是在小说、戏曲等文艺作品中,杨家将都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。然而对于杨家将的历史研究,却并不深入;尤其是其中的几个问题,一直没有解决。这些问题,不仅涉及到史料与史观,而且涉及到历史与艺术的关系。《河北学刊》1982年第3期发表了恩泽《杨六郎河北事迹考》一文,对杨家将的考证研究,作出了有益的探索。然而对其中的一些问题,仍然因袭旧说。本文不是对杨家将历史的全面评价与研究,而是就杨家将历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,结合《杨六郎河北事迹考》,提出商榷。

一、关于金沙滩之战

《杨六郎河北事迹考》中说:戏曲《金沙滩》中表演的杨家将幽州救驾等等,虽然史无实据,但杨家将在历史上“参与护驾当不是不可能的”。^①《杨家将史事考》也认为:“幽州之役,杨业是否参加了,史无明文。从种种迹象推测,则可以断定他是非参加不可的。”“只是杨业在此一战中扈卫宋太宗,并未丧失一个儿子。”^②

戏曲中的《金沙滩》或《幽州救驾》,演的是宋太宗被辽围于幽州,杨业父子奋死救驾,二郎、二郎、三郎牺牲,四郎、八郎被俘,五郎、六郎突围。现在的问题是:杨业父子是否参加了幽州之战。如果杨业没有参加,那么,戏曲、小说中的《金沙滩》救驾,则纯属虚构,毫无历史依据。

公元九七九年(宋太平兴国四年)春,宋太宗平山西太原北汉政权,北汉主要军事将领之一、建雄军节度使杨业曾为北汉“捍城之东南面,拒城苦战。及继元降,太宗闻其勇,欲生致之,令中使谕继元以招之,业乃北面再拜大恸,释甲来见,太宗得之大喜,以为左领军卫大将军。师还,除郑州防御使。”^③杨业归宋后,宋太宗就从太原起兵,经河北,打下河北北部辽占地区,直抵幽州(辽之南京,今北京市),结果大败于辽,宋太宗乘驴车南逃。杨业是否曾跟随宋太宗北征幽州呢?没有任何史料可以作证。尽管杨业归宋时即被封赠为左领军卫大将军,但是个虚衔,既没有实权,又未带一兵一卒。因而,杨业当时没有必要随军北征幽州。其次,北宋对军人很不放心,生恐他们专权兵变,因而除了极其亲信者外,一般不让他担任重职,更不能独立掌军权。杨业是刚从北汉归宋的降将,更不可能在皇帝左右,担任扈卫宋太宗之职。第三,倘若杨业父子真地参加了幽州之战,并且在救出宋太宗时立了战功,史书当有记载。例如,有记载说“太宗亲征北狄,直抵幽州,围其城。俄一夕大风,军中虚惊,南北兵皆溃散。而诸将多不知车驾所在,唯节度使高公琼随驾。”^④宋太宗的一场虚惊,都有记载,杨业父子救驾之事如属实,当更有

所载。有人认为，救驾之事所以不载于史，是为了给宋太宗遮丑。其实，宋太宗幽州之败，狼狈南逃之事，各史多有反映，何必非在杨业救驾上秘而不宣呢。可见，杨家将幽州救驾之事，不是可能的，而是根本没有这回事。至于说杨业的儿子杨延昭曾是先锋，延浦、延训是殿直侍卫官，从而证明杨业父子可能参与护驾，那是把史实搞颠倒了。杨延昭作为先锋，是宋太宗第二次北征（986年）的事；而延浦、延训被封为殿直，是第一次北征失败以后的事。

那么，杨家将金沙滩大战，幽州救驾之说，究竟事出何因呢？小说、戏曲中的《金沙滩》或《幽州救驾》，不是出于史实而是出于传说。这一传说，最早见于宋末元初人徐大焯的《烬余录》。该书记有“太平兴国五年，太宗冀州之败，”“杨业及诸子奋死救驾，始得脱归大名。”之后，元杂剧《八大王开诏救忠》等演叙了这一传说。直到今天，这一传说仍流传于山西、河北、北京各地。就地名金沙滩而言，北京、山西省有几处金沙滩，都说是杨家将救驾之地。实际上，类似的传说比历史要丰富得多。如河北唐县有所谓杨业墓，说是杨业死葬于此。“丰润县西有令公村，相传宋杨业屯此，业善战，屯兵拒辽，民赖以安，后与耶律斜轸战，败绩死亡。民祠于古北口。”^⑤

可以看出，杨家将未曾参加北征幽州，更没有扈卫或救出过宋太宗；戏曲、小说中的金沙滩大战，不过是虚构的传说故事。从主观想象出发，考证传说故事的历史依据，作出不切实际的推断与结论，甚而用传说、戏曲或小说来证明历史事实，从历史研究的方法来说，是不可取的。

二、关于杨六郎

杨家将祖孙三代，即杨业、杨延昭、杨文广等，以杨业及延昭功绩昭著。然而在研究杨延昭的历史时，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，就是他是杨业的第几个儿子。一些史学家断定，杨延昭（杨六郎）不是杨业的六子而是长子，并且作了详细的考证。恩泽也认为“杨六郎即北宋名将杨业的长子杨延昭。”^⑥ 这种说法，几成定论，并在不少报刊上广泛介绍。但是，这是不准确的。

首先，让我们来作一番年龄的推算。杨延昭生于公元九五八年（他的父亲生年不详），死于九八六年。然而，杨业“弱冠事刘崇”^⑦。弱冠为二十岁。二十岁时，杨业即跟随刘崇从陕西麟州东渡黄河，到了山西太原。刘崇曾于九四三年任麟州刺史，如果那一年杨业跟随刘崇，那么，杨业当生于九二三年。刘崇于九五一年称帝自立于太原，如果是这一年杨业到太原，杨业当生于九三一年。按前者，杨业于三十五岁时得杨延昭；按后者，杨业于二十七岁时得杨延昭。杨业仅儿子就有七个，不会在三十五岁或二十七岁时，才得第一个儿子。可见，杨延昭不大可能是杨业的长子。

杨延昭又称六郎，一些杨家将研究者用种种理由，否定杨延昭是杨业的第六子，然而，却举不出一条史料或理由，来证明杨延昭是长子。长子之说，无非是不是六子，便是长子的推论、这种非此即彼之说，是形而上学的。

《宋史·杨业传》载，杨业殉国后，“朝廷录其子供奉官延昭为崇仪副使，次子殿直延浦、延训为供奉官，”这里既没说延昭是长子，倒说了次子，如果延昭是长子，则应加

上“长子”二字，以示统一与对称，可见杨延昭不是长子。那么，为什么《杨业传》中不说长子是谁呢？关键在于杨业死时，其中一个儿子延玉与杨业一同牺牲，这延玉，很可能是杨业长子。由于延玉已死，所以在封赠官职时，将长子延玉略而不论了。

杨延昭在兄弟中封官较高，但并不能十足证明他是长子。因为延玉封何官职，史无记载。另外，封位较高可能是延昭的战功较大之故。一些史书上，明确记载延玉是长子，延昭是四子、五子或六子。因此，可以明确地说，杨延昭并不是杨业长子。至于他是几个儿子，则有待进一步考定。

《杨六郎河北事迹考》说：延昭“二十二岁上，便升任阳武峪都巡检，佐父帅镇守代州。二十九岁上延昭参加雍熙北伐，充当父亲的先锋，连拔寰、朔、云、应四州，又下灵丘、飞狐，擒杀辽的名将大鹏翼。”这里，有必要弄清一些史实。且不谈《代州志》上所载杨延昭曾任“阳武峪都巡检”，缺乏史实根据，仅就雍熙北伐而言，杨延昭并没有如此大的功劳。史载杨延昭打朔州时，手臂中箭负伤，这就影响了他以后的军事活动。而朔州之战，是北伐的开头。云州并非杨业打下，而是潘美打下的。作为杨业先锋的延昭，不可能去打云州。至于打灵丘与飞狐，也与杨延昭无关。打下灵丘、飞狐、蔚州一带的，是宋将田重进、贺令图。潘美曾率军去救援。这一点，宋、辽方面的史书上，都有明确记载。《辽史》上载“辽军与宋田重进战于飞狐，不利，翼州防御使大鹏翼、康州刺史马赞、马军指挥使何万通陷焉。”^⑧杨延昭不在田重进、贺令图军中，怎能去打下灵丘、飞狐呢？既然没有打飞狐，他又怎样去生擒大鹏翼？

是的，灵丘一带有许多杨延昭的遗址或遗迹，地方志上也有所记载。然而，撰修于明清以来的地方志，对于几百年前的历史，大多不作详情的考证研究，是根据传闻而录。把地方志当作史料，是要谨慎一点的。如《朔方道志》记载，“杨将军庙，在今镇戎县东北四十里青龙山，有断碑称：宋时杨将军遏契丹战死处，其子都尉杨延玉陪祀。”这实属子虚乌有。杨业父子从未到过宁夏，更不可能在宁夏与契丹作战牺牲。所以谭其骧教授指出：“杨家将故事流传很广，不少地方有‘遗址’，我认为多半是靠不住的。”^⑨

三、关于焦赞与孟良

在全国各地的地方志上，有不少关于焦赞、孟良的记载。是否可以据此而认为“孟、焦实有其人。”^⑩或“焦赞是确有其人的”；“孟良作为杨家部曲”，“焦赞、孟良等人佐助杨延昭父子进行了长期的反侵略战争”^⑪？不能。

宋代的史书、笔记中，查不到焦赞、孟良的姓名及其事迹。《元史·焦德裕传》中，有一句话说：“焦德裕，字宽父，远祖赞从宋丞相富弼镇瓦桥关”。这个跟随富弼镇守瓦桥关的焦赞，决不是所谓杨延昭部将的焦赞。《山西通志》（卷60）上说：“杨六郎寨，在阳武峪即杨延昭驻兵地。”“焦赞寨，在南罔口南十里，亦延昭部将。”如果按照杨延昭在二十多岁就任阳武峪（在今原平县）都巡检的说法，那么，这时的焦赞，至少有二十岁吧；富弼任宰相时已是杨延昭死后的四十一年，如果此时焦赞还活着，恐怕已是年近百岁的老人了。这样的老者，怎能去领兵打仗，怎能去镇守战略重地瓦桥关？可见，《元史》中的焦赞，与杨延昭部将的所谓焦赞，其实是风马牛不相及。所谓杨延昭的部将焦赞者，历

史上并无其人,不过是传说、戏曲、小说中的艺术形象。地方志上的记载,是由传说而来罢了。

孟良也是如此。有关孟良的传说,不仅山西有,河北有,北京有,山东有,而且长江三峡一带也有。这些传说,时间越久,越被神化。而近现代撰修地方志时,便把传说当作历史而记录了下来。因此,地方志上记载得越多,越证明其不是史实。

例如,“孟良城,在元岗口,延部将,址存。”^⑫孟良到过山西原平县。又如,“磨盘寨南六十里一名孟良寨。”^⑬孟良又到过山西高平县。其实,就连杨延昭,也没有到高平县去驻防,因为那里离雁门关远着呢。再如,长江三峡之一的瞿塘峡上,有地名叫孟良梯,说是杨业被埋于此,孟良在长江中驾舟架梯而盗取之。孟良竟然到长江中去了。由此可见,以孟良广见于地方志,来证明孟良是历史人物,只能是越证越不能自圆其说。孟良也是传说中的英雄典型。

在地方志中,由传说而成了历史的错误,比比皆是。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传说中的悲剧形象,不是历史人物,但华东各地地方志中,都有所谓梁、祝的墓。被法海和尚镇压的白娘子,显然是传说中的蛇精,但杭州确实有过雷峰塔。孙悟空不是历史人物,但他路过的所谓火焰山,却明白地存在并且说这就是与孙悟空有关的火焰山。

有人认为,焦赞、孟良的史迹不见于史书,是因为他俩官小职微,史学家不屑于记述。这种看法,也就太不切实际了。照此而论,凡是史书中未曾记载的、历史上根本没有过的人和事,都可以由我们任意肯定了;历史研究到了如此地步,也就用不着多少史料,更用不着对史料加以考证了。

事实上,《宋史·杨业传》及其它宋人著作中,记载了杨延昭的详细事迹。如果焦赞、孟良确是杨延昭的两员大将,史书当有所记述。就连杨延昭部下的小校周正,也有所记录:“延昭于吏事非所长,军中诉谋,皆决于小校周正。”^⑭如果焦赞、孟良确实是杨延昭的得力部将,为什么偏要略而不录呢?

在杨家将的历史研究中,一定要把历史与传说加以区别。如果硬要把传说作为历史,甚而以传说来证实历史,去考定金沙滩在何处,天门阵在哪里之类,也就把历史与传说相混淆,将历史与历史研究引向一片混乱的境况中去了。

注:

①⑥⑩ 恩泽:《杨六郎河北事迹考》,《河北学刊》1982年第3期

②⑪ 常征:《杨家将史事考》,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

③ 《东都事略》卷34《杨业传》

④ 《能改斋漫录》卷12

⑤ 《长安客话》

⑦ 《宋史》卷272《杨业传》

⑧ 《辽史》卷11《圣宗本纪》

⑨ 《关于编修地方史志的两点意见》,《百科知识》1982年第3期

⑫⑬ 《山西通志》卷60,59

⑭ 《降平集》卷17《杨郎传》